

毕业季,要仪式感也要分寸感

玉渊杂谭

杨雪

又到毕业季,各学校五花八门的趣闻,散发着青春的热情与活力,给炎炎夏日又添一道有温度的风景。

温情如中国人民大学,绘制了一张巨幅火车票,祝愿学子们搭乘“毕业号”,从大学校园通往“前程似锦站”,寓意青春不散场,梦想今启航。此刻,作为一个毕业多年的“过来人”,也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学校对怀抱中的学

“一路顺风”的殷殷祝福。

个性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,15名学生突然上台,在校长面前尬舞一段今夏最火的“pick pick me”。一面是校长教授们摸不着头脑却又忍俊不禁的表情,一面是学生忘情的“销魂”舞姿,不禁感叹现在的学生有创意、有魄力,如此尽情“挥霍”青春,让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别样精彩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毕业季变得越来越热闹,仪式感也愈发强烈。校长、导师们穿起“教皇”模样的制服长袍,汗流浹背地演讲致辞,为学生们拔穗;毕业生欢呼着、跳跃着,在草坪

上各种摆拍留影,庆祝这段人生旅程完美收官。悄然间,一种毕业文化业已形成,它昭示着人生求学阶段的结束,“社会人”身份的开启,每年今日,此情此景,总能感染到无数“过来人”。

然而,上述种种美好不过是当下毕业文化的一面。“过来人”惊闻,如今的毕业季还有一种“烧钱”倾向,现在流行的各种纪念形式无不需要消费:互赠礼物、拍写真、聚餐、外出旅行……有的写真不是找爱好摄影的同学帮大家在校园里走走拍拍,而是花数千元找专业人士拍摄;聚餐也不再是一群人穿着拖鞋在学校后街的“苍蝇馆”撸串喝啤酒,而是走小资

轻奢路线,去高档酒店摆酒请客。若是尚无经济收入的学生为毕业之谊动辄花费上万元,就未免有点舍本逐末了。

毕业乃是对一段求知岁月的告别,它首先是纯洁的,甚至是神圣的,师生之间、同学之间的情谊也因此而难忘。如果掺入消费主义来刻意追求仪式感,毕业就披上一层庸俗的外衣,不但失去感染力,还显得矫揉造作。

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毕业之际,学子们最有资本挥霍的不是金钱,而是青春——就像在校长面前尬舞的C位男生那样。个人以为,他的毕业纪念可比拍写真和去高档餐厅聚餐撸串多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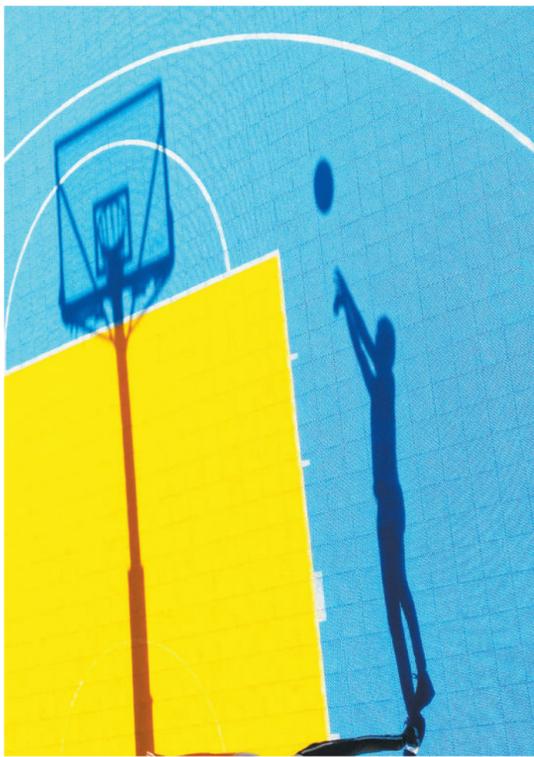
摄手作

灵动瞬间

(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

李娟摄



张实义摄

文

经历的那些日子,可能是文化传承中,最薄的历史链条。但是,也可能是对文化批判反思时,最厚的历史链条。

网络定期会生发出自己的词汇,这令许多中国文字的捍卫者很不爽。“不爽”,似乎也是一个网络热词。于是,许多经典文化的学者,也不得不学着说些时髦的网络语言,和年轻一代对话。尽管许多网络热词流行得快、淘汰得也快,然而,“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”,哪怕只是昙花一现,其短暂的生命也令人过目难忘。

就在吾辈自以为是为文人,而对眼花缭乱的网路热词日益困惑之际,电视台突然大兴传统文学之风,特别是以弘扬古典诗词为主的一些电视节目,让两千多年来的诗词歌赋,在今日之中国社会刮起了一股清新之风。就在足以令人拍手称庆之际,电视台又推出了一批古典诗词“神童”,把人看得目瞪口呆。

小小年纪,对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,信手拈来、举一反三、倒背如流、触类旁通、口若悬河、舌如莲花……本来挺接地气的一件事,又生生地折腾出一堆超凡人圣、令人望而生畏的“诗词达人”……

当然,媒体也罢、电视也罢,自有其套路。寻常人过寻常生活,老百姓也自然有老百姓的“江湖”。朝胜以为,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,该上学时上学,该玩耍时玩耍,也就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“过得去”的基础。

朝胜恭读“老三届”之末。其实,我们在年少时,也是读了不少书的,除了马恩列斯的“经典著作”和毛主席的“四卷雄文”之外,也偷偷地读国内外名著,但想在那样的大环境里,汲取真正意义上教育的乳汁,那

并不容易……经历的那些日子,可能是文化传承中,最薄的历史链条。但是,也可能是对文化批判反思时,最厚的历史链条。

教育的先天不足,成长的后天失调,让我们这一代人磕磕碰碰地走完了大半生。联想到近日,把比较常见的词汇和典故都能弄错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,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他们后来学的都是自然科学,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,他们都不是杰出的科学家。朝胜不懂科学,但是朝胜也从那个年代走过,无论你以后学的是什么专业,那点可怜的传统基础,还是不可或缺的。几十年了,连那么常识性的文化基础都有问题,我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多么大的科学成就。因为,无论文理,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都有相通之处。

朝胜无意指责某人,我只为我们那一代人脸红。我们确实差得很远!假如,当年我们那一代中较为年轻者,今天还在工作,或者还在国家科研领域担纲重任,那么,就像不可在传统文化中无知一样,也不可在网络文化中失语;就像不可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夜郎自大一样,也不可在科技战略上彷徨;就像不可让人人都成为诗词达人一样,也不可在诗词的意境中失落每一个百姓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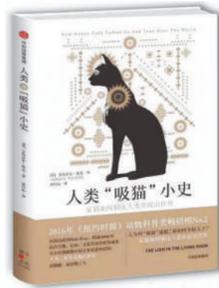
希望在未来科学文化大厦的建设中,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

朝胜 1611419167@qq.com

“吸猫”的代价

字里行间

杨仑



作者:[英]艾比盖尔·塔克 译者:黄竹沁 出版社:中信出版集团/楚尘文化 出版时间:2018年4月

如今“吸猫”风靡一时。虽然古代也有大量“铲屎官”沉醉于吸猫不能自拔,但现如今,身边的吸猫“患者”数量正在稳步上升。

一饮一啄,莫非前定;兰因絮果,必有来因。吸猫的代价是什么?伦敦国王大学教授艾比盖尔·塔克花费了一些时间,从科学的角度解读了猫咪心甘情愿被“吸”的“阴谋”,写成一部《人类“吸猫”小史》。

与狗不同,猫的外形在过去的5000年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,在互联网上云吸猫时,曾有一个瞬间觉得所有可爱、令人陶醉的猫咪照片看起来都差不多?不要以为这是错觉,因为直到今天,猫类专家都无法直接分辨家养猫与野猫的区别——它们看起来真的差不多。

过去一万年里,针对人类打猎、陪伴、工作等不同社会生活需求,狗进化出了不同的品种;牛变得更加喜欢产奶或者多产肉;羊为了人类的保暖果腹需求贡献出自己的皮毛和身体……这个可以拉得很长很长的列表里,没有猫的身影。猫的身体几乎没有为人类生活做出任何改变,只是调整了睡眠时间,变得更耐耐心,容忍人类和其他宠物的聒噪而已。

这完全不符合情理。人类驯养宠物,最原始的欲望和目的就是有用。而猫咪对于人类来说,几乎没有有什么用处可言。

即便最擅长的捕

鼠,猫也显得没有那么可靠,我国著名诗人陆游,恰巧是吸猫的狂热爱好者。“裹盐赢得小狸奴”之后,却发现这厮好吃懒做,压根不爱做本职工作:“甚矣翻身暴,嗟君睡得成。但思鱼膾足,不顾鼠纵横!”看看,有了小鱼干的猫咪,这副德行跟现在一模一样。

西方社会原本将猫视为防治鼠疫的一道壁垒。然而真相是,只有三分之一的猫有捕鼠意向。当它们对食物唾手可得时,这个比例还要继续降低。塔克从科学角度分析了原因:与牛羊猪狗不同,猫是自己选择被人类驯化的。

5000年前,猫主动靠近了古埃及人,城市生活造成的大量垃圾是其食物的重要来源;而野猫最好的朋友狐狸却没有胆量迈出这一步,退回野外。于是,猫在今天繁衍成了世界上最大物种之一。

但不要忘记,猫依然保持着世界上最顶级杀手的身体构造,它们每天至少花费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望着窗外,表情莫测。它们也可以随时随地退回野外,优雅地盘踞在食物链的顶端——它们不需要人类,是人类对它们无法自拔。

在讨人喜欢方面,猫从来都是最顶级的竞争者。科学家研究了人类吸猫时的磁共振图像,惊讶地发现吸猫或者听到猫叫的过程中,我们大脑的血液流动模式、活动区域都发生了变化。

据说,猫的面部结构、眼睛大小都会让人类想起婴儿,激发古老而又原始的怜悯幼小之心;多个文明都将猫叫声描绘成“婴儿般的哭声”。还记得《生活大爆炸》里“谢耳朵”最喜欢的猫咪之歌吗?最后一句“pur pur pur”就是在模仿猫叫声。然而,即使猫咪专家也无法破解这种叫声对于猫本身有什么含义;它可以表示死亡、高兴、饥饿、满足几乎所有情绪,或许答案只有一个:这是吸引人们吸猫而进化出的叫声。

猫毫无疑义地潜到人们身边,卸掉了人们的防备,让人们陷入如痴如醉的境地,心甘情愿奉上食物……人类从来没有驯服猫咪,是猫咪驯服了人。这就是艾比盖尔·塔克在《人类“吸猫”小史》中告诉我们的一切。



方言里的乡愁

随想录

崔蒙

近来一则关于方言词语的事件受到广泛关注,调侃、讨论者层出不穷,好在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应对,这场“外婆”与“姥姥”的争论才算告一段落。或许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思索:我们为什么这样在意方言?

方言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演变过程,其背后也有如地理阻隔、人口迁徙、语言接触等多种原因。但自形成之日起,方言与地域之间就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一方水土,既养育了一方人,也造就了一方言语;而反过来,方言不仅能熟悉展现地域的风俗习惯,体现当地的民风性情,更是地方戏曲、民间歌谣等各种地方文化的载体。《诗经》的十五国风,汇集了十五个地方的民间歌谣。尽管这些歌谣经过了加工修改,形式和用韵规律都比较统一,方言色彩并不明显,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出鲜活的地方特色:《王风》的宛转哀思,《秦风》的悲壮慷慨,《郑风》的活泼流丽……可以说,方言是一个地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,正以其极为显著的地域属性,给我们带来多重影响。

方言,是家乡的名词。对我们来说,家乡不仅意味着熟悉的生活,更意味着精神和心理上的安全舒适。因此在各种描写“漂泊—归乡”的文学作品里,总少不了对乡音的刻画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,在交通不便的古代,人们的生活范围狭小,游子离乡在外,可能一听到乡音就会热泪盈眶。现在,发达的交通工具缩短了地域

间的距离,我们的生活范围无限扩大,但家乡永远是我们身心俱疲时最想回到的地方,而乡音正是家乡留给我们的最为外在的烙印。

方言,是形成自我的要素。无论古今中外,人与地域总是联系在一起。古代西方人介绍自己,会说“舍伍德的罗宾汉”或“吉斯本的盖伊”,中国人也将郡望与姓氏相连,表达对出家族与姓氏的骄傲。而在现代社会,人不再拘泥于来历,人的流动无比频繁。不过也正因此如此,我们更加需要方言带来的那种归属感。因为有了那个在晚上用方言跟父母亲友聊天的自己,才有了白天说着流利的普通话或英语、努力奋斗的自己。

方言,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“亲不亲,故乡人”,一吐乡音,莫名地就感觉到几分亲近。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精通方言和外语,每到一地,都能掌握当地语言,也都有当地人跟他认老乡。到哪个山头唱什么歌,方言大概也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无调之歌。

与其说我们在意的是方言,不如说我们在意的是方言所代表的家乡、方言所塑造的自己和方言所联系的人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。说好普通话和外语,能让我们走得更远,但是不忘方言,能让我们在回首时依然看得清来处。“语必关风动动人”,也许这就是其背后的真意吧。

科学精神

胡一峰

严复:科学精神是黜伪而存真

名字也是在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。”毫不夸张地说,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,可以说,严复是改变了普通中国人知识和信仰世界的人。但不能忘记的是,严复本是个工科生。1866年,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学堂,学的是海军,后来在英国留学,学的也是海军。对于源自西方的科学和科学精神,他也有着深刻的见解。如果我们把严复探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人生比作一段艰辛的旅程,那么,他的行囊中总是装着一样东西,这就是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的坚守甚或信仰。

冯友兰在他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中把严复称为“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”。确实,严复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。甲午战争之后,严复深感民族危亡在即,写过一篇痛定思痛的文章。他说,西方已今非昔比,“今之夷狄,非犹古之夷狄也”。当时被一般人看重的西方人的轮船、兵器,其实不过“形下之粗迹”,“天算”“格致”等西方知识也“非命脉之所在”。那么,西方强大的命脉究竟在何处呢?严复说,“不外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,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”。这句话,实际上开了后世“民主与科学”之先声。

在严复看来,西方的强大得益于科技的快速发展,而科技的发展又和科学方法论的创立有关。“黜伪而存真”这几个字可看作严

复对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括,也可看作他对于中国学术的期望,也就是要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革新中国的文化,从而为中国找到走向强盛的根本之道。纵观严复一生,对科学及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的重视,是他坚持多年的观点。1902年,在《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》中,严复对所谓“中体西用”的观念作了系统批判,再一次强调科学是西方文明之根本,中国要学习西方,首先要在这方面努力而不是舍本逐末。“中国此后教育,在宜着意科学,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,庶他日学成,有治病起弱之实力,能破旧学之拘牵,而于其图新也审,则真中国之幸福矣。”

在其他论著中,严复对科学精神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。比如,1898年,也就是120年前,严复曾在北京象房桥维新派开设的“通艺学堂”发表过一篇重要演讲,提出研究学问首先要读“无字之书”。他引用赫胥黎的话说,“能观物观心者,读大原本书;能向书册记载中求者,为读第二手书矣”。读第二手书,难免会跟着别人的思路走,甚至信从错误的观点,因而是“格物家最忌者”。那么,如何读这本“无字之书”呢?严复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方法。第一是考订,“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”。第二是贯通,“类异观同,道通为一”。做到了这两条,就可以求得“大法公例”。但仅仅做到这两条,还是古代的治学之道,并不能

保证求得的“大法公例”没有错误。于是到了近代,科学家又使用了第三层方法,这就是试验。“试验愈周,理愈靠实矣”。严复把前两个层面归为“内导”,“内导者,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”,也就是归纳法;后一个方法则是“外导”,“试验印证之事”,“印证愈多,理愈见笃确也”,也就是演绎法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实际出发,在调查研究中寻找知识和规律,然后在科学实验或实践中对这些知识和规律进行检验。

在严复看来,即便是极为抽象的数学,也应从实际中来。因此,科学精神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。同时,他又指出,科学精神不仅是指具体某个门类的科学知识,更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训练和养成。他说,“且西士有言,凡学之事,不仅求知未知,求知不能已也。……其绝大妙者,在于有以练智虑而操心,使习于沉着,而不在于他有没有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。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,要求人们在求学和做事时从客观事实出发,用科学的方法得出正确的认识,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搞师心自用、闭门造车那一套。而这些,不但符合“黜伪而存真”的要求,不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“科学精神”的内涵和目的所在吗?



在今天很多人心中,严复是“天演论”或“进化论”的代名词。确实,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一出版就产生深刻影响,用当时人的说法,“自严氏之书出,而物竞天择之理,厘然当于人心,中国民气为之一变。”胡适后来回忆说,“《天演论》出版之后,不上几年风行全国,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。……‘天演’‘物竞’‘淘汰’‘天择’等等,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,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‘口头禅’。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。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?我的两个同学,一个叫孙竞存,一个叫杨天择。我自己的



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